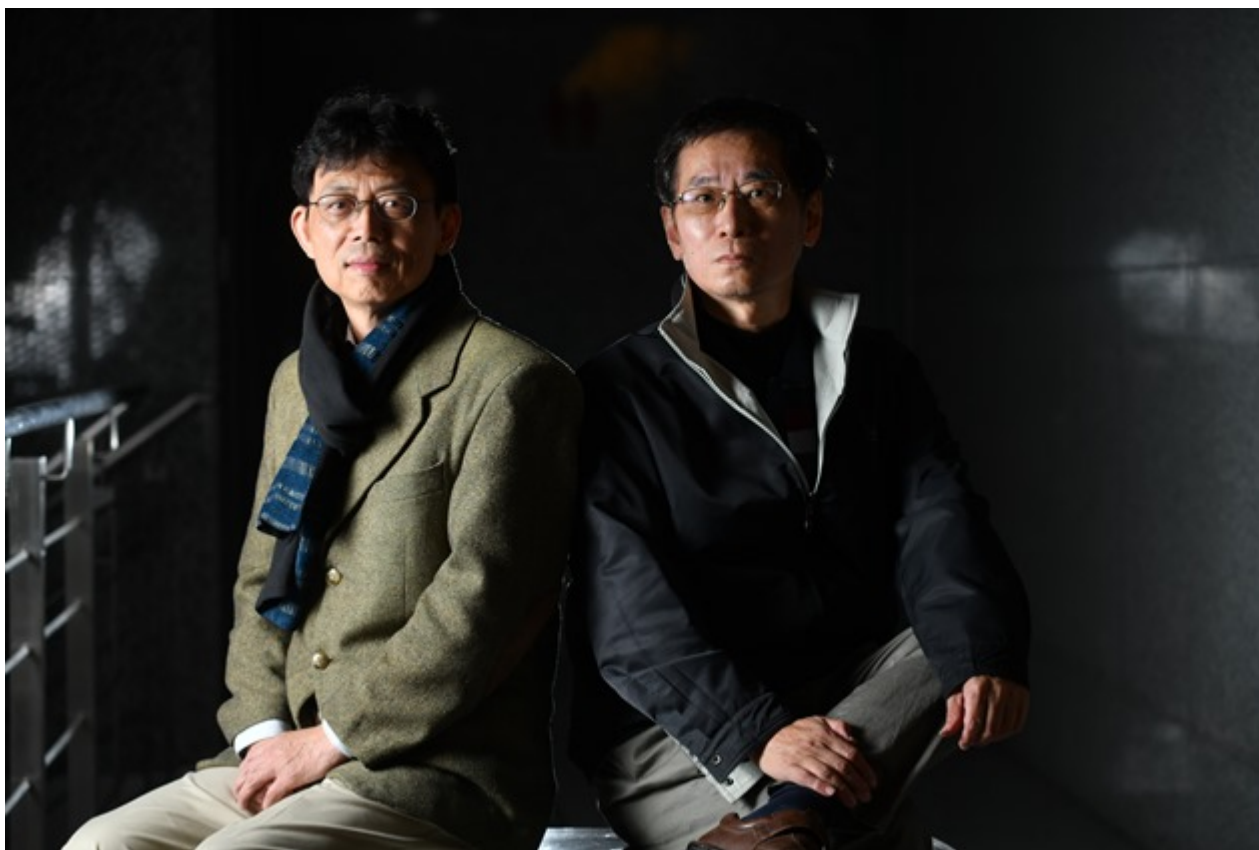


害台灣被列黑名單！台灣掠奪性出版集團怎麼煉成的？



台知會現任理事長余強生（右）被問到能否拍照，馬上回答可以，並表示他們有錯則改，決不閃避。是台資會與商策會創會理事長方文昌（左）則在拍照後說，「如果我（採訪時）避重就輕、想辦法混過去的話，你要原諒我。這是人的本性嘛！」 圖片來源：劉國泰

[天下雜誌 669 期](#)

2017 年，牛津大學期刊一篇探討掠奪性集團的社論，把台灣和阿聯、印度、泰國等，同列為已確認的掠奪性會議舉辦國，被點名的「國際商學策進會」，由前台北大學商學院長方文昌成立，旗下組織錯綜複雜，擁有近 20 的研討會品牌以及數個期刊，他們究竟是怎麼運作的？

為探查台灣掠奪性研討會運作模式，《天下》記者親自用假論文投稿至「國際商學策進會」（iBAC，簡稱商策會）旗下會議品牌 BAI。

BAI 過去曾由「台灣資訊系統研究學會」（ATISR，簡稱台資會）舉辦，2009 年後才與商策會合辦。商策會又與「台灣知識協會」（KAT，簡稱台知會）合辦數個研討會。

這幾個學會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彷彿自成生態系，令人霧裡看花。仔細一查，發現都與商策會創辦人方文昌有密切關係。他接受《天下》獨家專訪，現身說法。

傷害台灣名聲？方文昌：同意

商策會代理理事長是實踐大學資管系教授余強生。司法院的社團法人登記上，他也是台知會現任理事長。

不過，第一次採訪余強生，他說不到五段話。兩個小時的採訪中，滔滔不絕的人，是他帶來一起接受採訪的人：前台北大學商學院院長方文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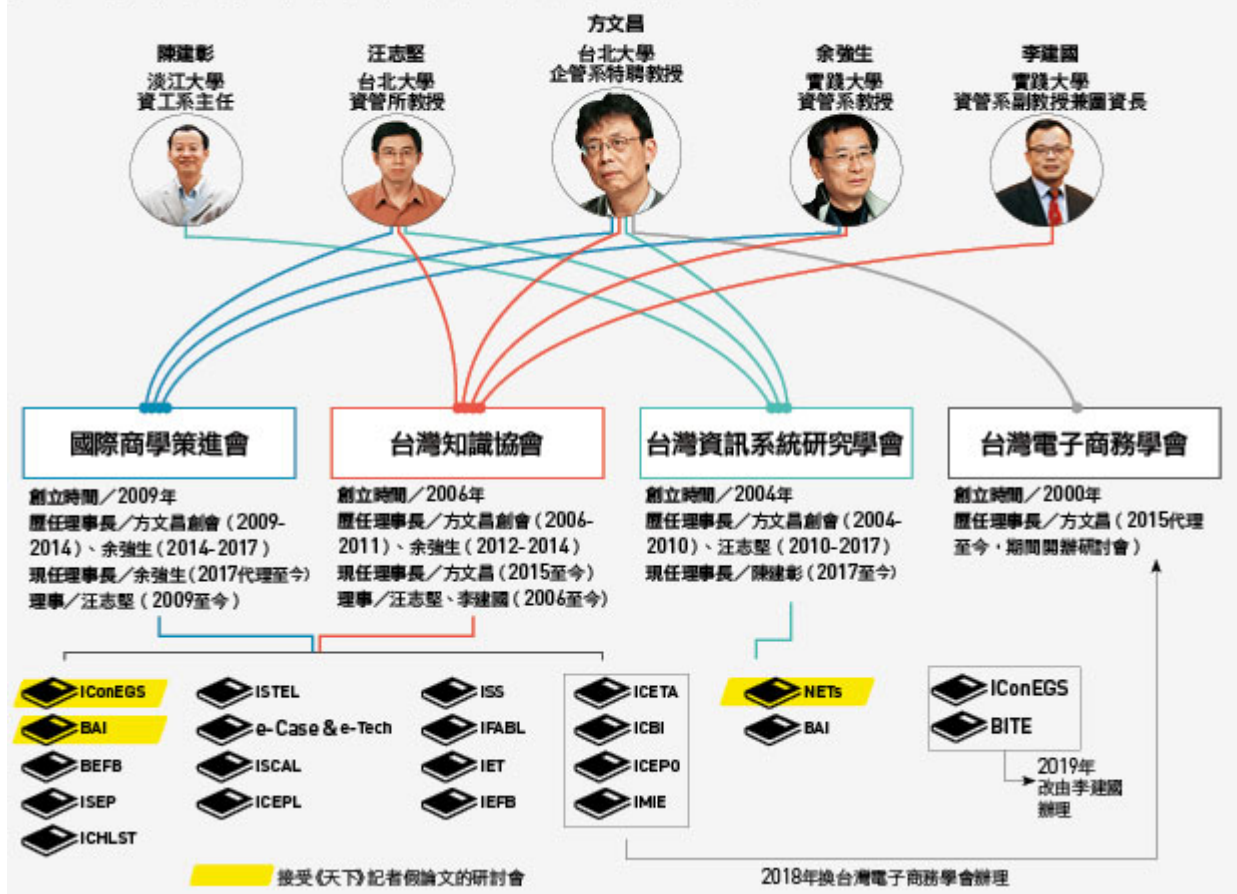
方文昌是台資會與商策會創會理事長。一問之下發現，台知會現任理事長也是方文昌，但未登記改選結果。

辦國際研討會，方文昌有 15 年的經歷。「一開始，我們真的有偉大的理想，」方文昌在接受專訪時說。

他辦研討會的起點，是台資會在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的 BAI 2004。2005 年到香港、2006 到新加坡，活動愈辦愈大，「在 2012 年以前，還沒辦那麼多（研討會）時，我們在亞洲還真的有些知名度，」方文昌回憶。

（點圖可放大）

錯綜複雜的學會網絡，運作近20個研討會 方文昌學術集團架構與旗下研討會



直到他看到日本一個專門辦研討會及期刊的學術組織「IAFOR」（International Academic Forum）。在許多國際學者交流的論壇上，IAFOR 被質疑為掠奪性研討會。

但是方文昌不覺得有什麼問題。「因為我看他們一年有能力辦那麼多，所以我在想我們應該也可以，」方文昌說，「辦這麼多，好像很偉大的樣子，所以就開始辦多了。」

2012 年，方文昌卸下商學院院長的職位，旗下的學會開始舉辦大量研討會。「一開始真的很嚴謹，我這個人真的比較隨便，隨便以後就會有閃失，」方文昌解釋，「名聲變得很差，是那個日本學者開始。」

2016 年，日本大東文化大學教授麥克羅斯蒂（James McCrostie）投書《台北時報》（Taipei Times），指控商策會舉辦的是掠奪性研討會。牛津大學期刊也引用麥克羅斯蒂的文章，將商策會列為確定的掠奪性組織。（延伸閱讀：[會議主席神隱、小孩滿場跑 日本學者：台灣有學術騙徒！](#)）

記者問方文昌，「你們的初衷是讓台灣的國際學術名聲愈來愈好，但是現在造成反效果，傷害了台灣學術名聲。」

方文昌回答，「同意。所以我也想收了，以後不弄了。」

麥克羅斯蒂的《台北時報》文章，像骨牌一樣產生連環效應。文章刊出不久後，一名商策會的委員會成員，寄信告訴商策會，他們正被學術界批評，並附上麥克羅斯蒂的文章連結。

收到這封信的人，是前商策會秘書長鍾承育。「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掠奪性研討會，也是我第一次意識到，我竟然在做這種事，」鍾承育說。

鍾承育並不隱藏身分。他在自己的商業社群網站 LinkedIn 上對商策會的工作描述是：「我意外發現商策會舉辦的是掠奪性研討會。這份工作經常讓我做違背良心及學術誠信的事。」

瑕疵 1 同儕審查變助理 1 分鐘審稿

這些事也包括審稿。鍾承育說，「我不到一年內，看了 1 千 5 百封（論文摘要）。方文昌說，『你 1 分鐘就可以決定這個要不要收』。」

而且，「最浪費時間的事情不是在看摘要，而是你要把檔案打開、關起來。」

方文昌對此解釋，「一開始全文時，的確有同儕審查。後來就變成摘要投稿。讓助理看摘要，我覺得不過分。」

但是，為何仍堅持對外宣稱有同儕審查？余強生解釋，「不管全國各地（大學），老師要跟學校申請經費去參加，都會希望研討會有同儕審查。有同儕審查的話，補助比較好過。」

不實的同儕審查，讓方系學術集團從違反學術標準，升級成法律問題。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下稱聯邦貿委會）在 2018 年 5 月提出聲請，要求內華達州地方法院以臨時禁制令，終止掠奪性學術集團 OMICS 的欺騙行為。聯邦貿委會提出的理由之一，就是「被告謊稱他們遵守標準的同儕審查程序，已傷害消費者權益」，並以數件國際記者臥底以假論文投稿、卻通過審查的案例，作為證據。

瑕疵 2 未經同意，擅自將學者掛名

聯邦貿委會也指出，OMICS 的研討會為了引誘消費者註冊，經常在網站上列出國際學者為參加者，但是許多學者並未同意掛名。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商策會的研討會上。

英國牛津大學教育系副教授羅斯（Heath Rose）表示，他從未同意掛名或擔任職位，但是現在網站上仍顯示，他是 BAI 2013、2014、2015、2016 等四場研討會的國際委員會成員。

方文昌解釋，研討會委員會亂掛名也是助理的責任。「我之前已經跟助理說，不要隨便把人家名字擺上去。他擺上去了，我能怎麼辦？一個一個寫信去問嗎？」方文昌說。

瑕疵 3 用大學當門面，隱身幕後

2016 年後，方系學術集團並沒有因此停止研討會，他的對策是，進一步隱藏自己。

同時接受《天下》記者投稿的 IConEGS 研討會，露出資訊是由日本兵庫教育大學主辦、實踐大學贊助，台知會的角色完全消失（在記者詢問後，實踐大學的名字已從網站拿掉）。

IConEGS 2019 共同主席，實踐大學國際長郭壽旺澄清，實踐大學並未參與任何營運工作，也沒有同意掛名。「我問過研發處、管院、企管系、資管系、校長等，沒有任何單位同意贊助，」郭壽旺說。

邀請郭壽旺擔任主席的，是實踐大學的圖資長、台知會理事李建國。學會集團的網站多數都是他負責架設。



由於同時募集超過 20 個研究領域，掠奪性會議往往將不同主題的論文，擠在同一個分場。除了報告者，幾乎沒有其他聽眾，也無法同儕交流。（取自 IConEGS 研討會網站）

原來，李建國已經複製方系學術集團模式，獨立出來舉辦研討會。

李建國說，IConEGS 2019 背後的營運、審稿、金流，都是使用台知會的秘書與資源。而方文昌不知道，「因為後來都是我在處理，」李建國說。

為什麼要大費周章，將台知會的名字隱藏起來？

「我必須要承認，其實我們也不希望讓人家知道，會覺得我們一個單位辦太多研討會，」李建國說，「坦白講，透過這樣，是比較看不出來。」

記者再次向他確認，「所以是為了不讓人一眼看出來研討會都是你們辦的？」李建國回答，「坦白講，是如此。」

他承認，這麼做的確帶來反效果，「如果我們回到初衷，從頭到尾都只辦一場研討會，至少在觀感上就不會那麼難看。」

鍾承育解釋，會不斷換主辦單位，因為商策會的名聲太差，需要新的門面。

鍾承育說，「方文昌之前就直接講明，只要被人家認定是掠奪型研討會後，就停辦，或是用新的身分，再繼續辦。」方文昌不否認說過這段話，但「我是說別人，不是說我。」

瑕疵 4 複製商業模式，衍生數個會議

另一個分支出來的，是方文昌過去的伙伴汪志堅。

「我其實一直很不認同他們（方文昌等人）的做法，」台知會理事、前台資會理事長汪志堅說，「我原本的想法是，一個學會，一年辦一場研討會，把品質顧好。」雖然早年一起辦研討會，但汪志堅近年已漸行漸遠。

雖然汪志堅批評方文昌，不過台資會舉辦的 NETs 2019 研討會，也接受了《天下》的假論文。

台資會現任理事長、淡江大學資工系系主任陳建彰在受訪時解釋，審稿的工作是交由博士生處理，「有時間壓力，所以審稿會比較快速。」他承諾重新審核、確認投稿論文正確性。

汪志堅說，這就是理想與現實的差距。「這幾年來，都有人質疑我們辦的研討會，當質疑聲夠大，我們就退出。」「總有壓倒駱駝的稻草。現在最後那根稻草就是到了。」

汪志堅說，他正和陳建彰討論停辦研討會。

瑕疵 5 邀名學者任總編，卻便宜行事

商策會除了辦研討會，另外也出版期刊《IJBI》（國際商業與資訊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這符合學者參加研討會的需求，發表的論文能直接變成國際期刊。

期刊並未向作者收費，因此並非掠奪性期刊。但是，期刊的名字經常被掛在學會集團的研討會網站上，並宣稱投稿研討會的論文，有機會可以刊登在 IJBI 上，藉以吸引學者註冊。

「我們一開始，是想辦一個高水準的期刊，」方文昌說。

余強生還找來台灣知名的商管學者，前政治大學商學院院長、講座教授唐揆來當期刊總編輯。

當《天下》採訪唐揆時，請教為何願意成為 IJIB 期刊的總編輯？他表示，「當初願意擔任總編輯，是因為想要幫助台灣學術發展。」除了最後審查上稿論文外，唐揆並沒有參與其他編輯事務。（延伸閱讀：[被騙去當門神？前政大商學院長唐揆：我處理完問題就辭職](#)）

但這本期刊的運作，也逐漸失去初衷。「牽扯上唐揆老師，我們真的很不好意思，」方文昌說，「反正資料若有疏失，後面簽名是唐揆，理論上他要負責，不過算我負責。」

《天下》發現期刊雖然號稱經過同儕審查，但時常因為稿件不足，或是找不到學者外審，而由方文昌與余強生等編輯直接接受。

IJBI 在 2018 年出版了 4 期期刊，共 19 篇論文，其中有 4 篇稿件是 1 週內、最短 1 天後就決定直接接受。還因為接受時間太短，讓作者察覺不妥，主動撤稿。

台北市立大學都會產業經營與行銷學系助理教授楊季霖就是其中之一。

《天下》詢問楊季霖為什麼在 IJBI 接受投稿後卻撤稿？他指出，當初想在投稿 SSCI（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期刊之餘，也投國內期刊。IJBI 是全英文、又通過科技部評比，就投投看。

「結果審查不到一週就接受了，而且審查意見也寫得很含糊。我就覺得太奇怪了，不合理。不像我之前投的期刊，審查那麼有制度和嚴謹，」楊季霖說，「我不想冒險把自己的名聲搞壞，就主動撤稿。」

余強生則回應，楊季霖是單一個案，原因是「助理嚴重失誤」，其餘短時間內接受的論文，都符合標準審查流程。

另一個情況，是為了滿足申請科技部 TSSCI（社會科學核心期刊）評比的標準，因此將編輯內審結果偽造成外審結果。

余強生對此表示，「可能是當時 TSSCI 申請時，要有形式。這樣子的確是不對的。真的都不對，是便宜行事，為了滿足那個（TSSCI 標準）。」

負責評比的科技部人社中心回應《天下》，表示已考慮新增罰則，將撤銷蓄意造假情節重大者的申請資格，並於兩年內禁止申請。

余強生認為是助理影響了期刊的運作。他說，若助理管理得當，就不會缺稿，「如果我不缺稿，就不用急著直接接受。最後變成我們（編輯）有瑕疵、我們要負擔學術上的責任。」

聽起來期刊的助理比總編輯還重要？余強生回答，「還真的是這樣。」

滿足「非金字塔頂端」的需求？

汪志堅和方文昌抱持同一信念，都認為自己只是在服務未被滿足的市場。

「你不能把學術這件事情，全部擺在頂尖，」方文昌說，「最高層的，是上《科學》與《自然》這樣的期刊；第二層是上 SCI（科學引文索引）、SSCI 期刊；再下一層是『我有期刊很好了』；再下層是『我有學術研討會很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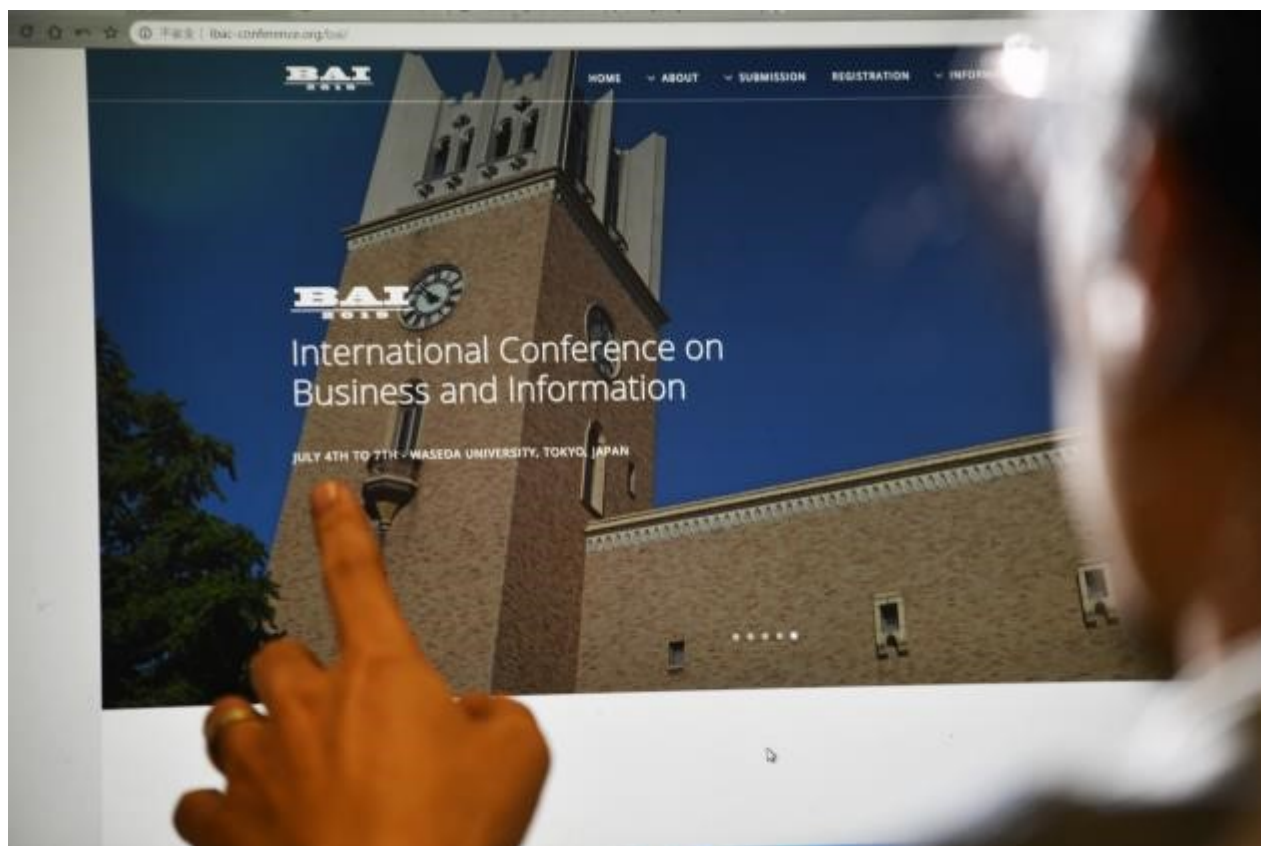
「不是每個老師的論文，都能被頂尖研討會錄取，」汪志堅也說。

「很多頂尖學者，聽到我們的研討會就皺眉，」汪志堅認為這是「何不食肉糜」的意見，非頂尖學者，還是有參加研討會的需求。

「我第一次正式在裡面聽，想法是：『同情』，」郭壽旺回憶參加 IConEGS 研討會的心得，雖然研討會品質待改進，「但是為什麼這麼多人來？因為現在每個學校都要求老師要發表，所以有這麼大的需求。」

「這些人，都在尋求一個可以延續他們工作生命的地方，」郭壽旺說，「只要給他一個證書，他就可以回學校交差，就可以活下去。」

然而，因為不費功夫就能參加他們的研討會，參加者也各有目的，許多學者就藉研討會為名順便旅遊。



許多方文昌集團的研討會網站首頁，都有豐富的旅遊行程建議。網站上最難找的資訊，往往反而是主辦方到底是誰。（劉國泰攝）

汪志堅還透露，有人企圖利用研討會騙簽證。他強調，還好學會重新清查投稿者身分，「發現好幾位假的（投稿人）。這些大部份人都是來騙簽證的，很多中東、非洲國家，這些國家拿日本的簽證比較困難。」

否認斂財，研討會還會繼續辦

方文昌和汪志堅都否認從研討會賺到錢，汪志堅甚至宣稱台資會財務虧損。

方文昌則透露，台知會去年營收約 1 千萬元台幣，獲利約兩百萬元，會透過分紅分給助理等職員，自己一毛都沒有拿。

賺不了錢，為何還要辦這麼多會議？「有時候會有一種飄飄然的感覺，就是覺得自己好像很厲害，」方文昌回答。

方文昌承諾將會減少研討會數量。他說，自從麥克羅斯蒂的指控後，他也在反省，「等於說學到教訓，才知道這其實是不妥的事。」

《天下》發現 2016 年迄今，他沒有停，並且繼續擴張版圖。

2018 年，方文昌還開拓了新地點，到澳洲雪梨辦了 5 場研討會。其中，麥克羅斯蒂於 2015 年參加、被投書報刊曝光後停辦的研討會 ICHLST，也在新市場東山再起。

在採訪的過程中，沒有一個人承認自己舉辦的是掠奪性研討會。

但從他們面對《天下》提問時的態度，卻不斷地討論要停辦、要改名稱、要換方式……，雖然知道名聲不佳、管理不嚴，但也覺得這是學術圈的需求，才有他們服務的機會、生存的空間。